

黃大衛 不尋常作《春之祭》

《春之祭》
時間：11月11、12日 晚上8時
11月13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俄羅斯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在其名作《春之祭》中，用充滿騷動、不安的樂音勾勒出俄羅斯遠古時代的祭祖活動：「我想像到一個肅穆的異教祭典：一群長老圍成一圈坐着，看見一位少女被要求跳舞直至跳死。她是他們用以祭祀春天之神的祭品。」音樂充滿「魔性」色彩，傳奇芭蕾舞者尼金斯基為其編創的芭蕾舞劇更是顛覆了傳統芭蕾舞的美學觀點，滲出詭異氣氛。芭蕾舞者们足尖向內、手臂彎折，如中了魔般重複排列出某種隊形，踏出沉重步子。1913年，舞劇在巴黎首演，引發了觀眾騷動，成為舞蹈史上的著名事件。

多年過去，叛逆、顛覆、爭議不斷的《春之祭》，成為了無數創作者心中的繆斯。在舞蹈界，說每個編舞家心中都有一個《春之祭》，一點不為過。

不走尋常路的黃大衛，終於要帶來自己的《春之祭》版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黃大衛

「每個人都很想排《春之祭》，但是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排。」黃大衛笑着說。半路出家，沒有傳統舞者驚人的童子功與高超技巧，黃大衛卻找到另一個角度切入舞蹈世界。他的舞作總帶着點智性的機巧，你感覺並非在欣賞舞蹈的動作與佈局，而是不斷被激發頭腦風暴。代表作《B.O.B.*》談到語言與舞蹈的關係；《無雙》與資深舞者邢亮搭檔，卻並非奉上的所謂「鬥舞」，而是呈現出兩個背景迥異的人由互相感到好奇，進而磨合、交流的狀態；到了《舞士列傳》，由不同世代舞者自己的故事開始，呈現出創作者對藝術的態度及探索，令人回味。

重新解讀音樂

這一次面對《春之祭》，黃大衛也有不同解讀。「我覺得音樂非常壓抑。既然音樂已經那麼強，那麼厲害，那還有什麼好排？就算是Pina Bausch的版本，也只是和音樂平分秋色，甚至可以說是兩敗俱傷。可能因為我不是一個傳統舞出身的人，對芭蕾舞，或者是傳統的當代舞蹈，別人覺得是這樣，我可能未必這麼看。我的作品也很少從音樂出發，而是由idea出發。我也看過不少有趣的《春之祭》，漸漸便覺得如果不是從動作出發，有什麼可能性呢？」

事緣去年黃大衛應約排一個短作，結構和概念都已經到位，卻對音樂舉棋不定。試來試去，突然覺得也許《春之祭》會適合，沒想到由此找到另一個閱讀角度。他把《春之祭》當成是一個閱讀符號，而非僅僅是音樂本身，「我去做很多不同的research，越做越覺得有趣。《春之祭》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用各種方式演繹的，因為它本身就有很多元素可供挪用。比如Pina Bausch就突出其中性別的關係與角力，那種被選擇、被犧牲，然後是女人被犧牲……我會覺得，是哦，《春之祭》不僅僅是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也不僅僅是尼金斯基的芭蕾舞版本，而是甚至他們兩個做出這個作品的過程以及之後發生的事情，都是關於這個符號的一部分。這樣來看的話，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B.O.B.*》



《無雙》



《舞士列傳》

東。「最後已經是煙霧瀰漫、一地沙丘，然後有個人出來，推出鏟泥車似的，慢慢清理現場。」又比如法國編舞Olivier Dubois的《Prêt à baiser》，用上了《春之祭》作背景音樂，但整個作品就是兩個男人不停熱吻。

引起好奇

一千個創作者，就有一千個《春之祭》。黃大衛說，全看你在《春之祭》中看到什麼。至於他自己，在看Pina Bausch的版本時，最好奇的是，做「祭品」的舞者在跳這支舞時到底在想什麼？「面對這麼一個音樂，她也是在芸芸群舞中被選擇出來做這個角色，她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她的身體和思想之間有沒有衝突？我很好奇。進一步來說，音樂本身這麼壓抑，但到底這壓抑從何而來？是誰在壓迫你？是大眾？傳統？還是自己？再想深一層，尤其我們跳舞的人，比較敏感，會覺得，思想和身體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當思想佔領身體的時候，是一件什麼事情？身體只是一個指令的接收者？它自己又有沒有生命？」

帶著這些問題，黃大衛的《春之祭》讓人好奇，抽離了原本音樂的故事框框，一下跳進現代舞者的內心與思維中，最終所關涉的，仍然是創作者如何看待創作的起點與過程，又如何看待自己。

「為什麼《春之祭》和舞蹈有很大的聯繫，是因為舞蹈的源頭就是祭祀。遠古音樂和舞蹈的出發點是祭祀，那現代創作的出發點又是什麼？其實還是想看我自己，創作是怎麼樣的旅程。」黃大衛說，「劇場中有三百人，就有三百種觀念，三百種審美觀。如果作品能帶起好奇，就會有探索。藝術是幫大家發掘一些其他地方無法經歷的體驗，那些『說不清』的感覺就是藝術的存在意義。」

香港組合原創《南寧好地方》 用歌聲推廣「快樂慈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 南寧報導）「今天相伴好心情，終於來到了綠城；民族大道兜兩圈，高樓大廈一片繁盛……」近期，一首混雜粵語、英語、普通話、南寧方言的「神曲」——《南寧好地方》「霸屏」了南寧人的朋友圈，而演唱這首歌的正是來自香港的演唱組合「明歌知欵」。兩位主創黃錦明與林建欵告訴記者，兩人與南寧「因善結緣」，創作這首歌是希望通過歌聲傳遞愛心，感召更多人加入到他們的慈善活動行列。



《南寧好地方》的MV在南寧多個地標性場所取景拍攝。 本報廣西傳真

2014年，黃錦明與林建欵因慈善活動「光明行」到百色，航班從香港直飛南寧。南寧淳樸熱情的民風、生態宜居的自然環境給了兩人創作靈感，於是他們決定給南寧寫首歌。今年7月，「明歌知欵」在南寧舉行了《南寧好地方》MV全球首播發佈會。會上，來自「蒲公英之家」的43位孤兒及貧困兒童與「明歌知欵」同唱《南寧好地方》這首歌，歡樂的歌聲和笑容感染了在場的聽眾。黃錦明告訴記者，這些孩子之前從未離開過玉林，他們特意提前一天安排孩子們到南寧民族博物館和科技館參觀遊玩，希望孩子們能感受南寧美好的事物。「這些孩子雖然平日裡需要社會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贈，但是他們依然懷着感恩的心來到南寧，支持南寧市並努力唱好南寧。這正是我們創作的初衷，用歌聲來傳播真善美。」

而因為《南寧好地方》這首歌，兩位主創還結識了南寧荔園餅家的老闆，餅店老闆更是在兩人的感召下，在中秋來臨之際委託「明歌知欵」向香港的老人免費派發南寧傳統月餅。「我們其實一直都在推崇『快樂慈善』，希望通過我們的作品、我們的行動感召身邊的人主動參與到慈善

冀港人珍惜當下

近年來內地與香港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誤解和矛盾，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黃錦明對本港激進分子的極端行為也十分反感。他告訴記者，創作《南寧好地方》這首歌時，第一句「今天相伴好心情」他所表達的並不是他和阿Paul（林建欵）兩人，而是「內地和香港」。「內地和香港好似父子關係，內地是父親，香港是兒子，總歸都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希望香港的年輕人都能看到內地美好的一面，珍惜、感恩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有網友笑稱香港組合歌唱南寧，是「魚蛋粉介紹老友粉」。「明歌知欵」兩位主創則表示，南寧雖然是後發展地區，但是正是因為這樣，這裡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不可否認像南寧也會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們看東西不能只注視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別人好的一面，然後學習他們的優點，壞的一面拿來警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繼續保留、發揚自己好的地方。這正是我們創作這首歌時，想要向現在香港的年輕人所傳達的中心思想，希望他們多了解像南寧一樣的內地城市，看到他們好的地方。」

《聆聽弘一》上演 悲欣交集的禪意話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雲瓊 上海報導）「悲欣交集」，這是弘一法師圓寂前所書四字，短短字裡行間，道不盡人生百態，以至於後人揣摩其中禪意，爭論可達半個多世紀。而在距離弘一法師圓寂74周年的當下，多媒體話劇《聆聽弘一》正在內地上演，該劇巧妙地運用層次分明的空間佈景和牽連不斷的時間線索，再現「一代高僧大德」弘一法師的傳奇人生。



《聆聽弘一》劇照

弘一法師亦是「民國藝術之父」李叔同，話劇圍繞「偏偏才子一朝遁入空門」的爭議性人生展開，該片由杭州文廣集團杭州話劇藝術中心、上海覺群文教基金會、北京清心文化聯合出品，其精妙之處在於全劇並無弘一法師具體形象出現，僅以剪影或肖像形式，或被人們口中不斷提及的形象出現。

該劇設定8·13抗戰爆發為時代背景，當時上海電影、娛樂、出版等產業躲入租界發展出「孤島文化」，一群狂放的民國廣播人創立「聆聽弘一」欄目，邊躲避日偽政權的迫害，邊流離顛沛地堅持廣播的播出。節目裡穿插着不同人對弘一的探討，猜測與史實相伴，尋找與裝扮相生，七嘴八舌拼湊出來的弘一法師，漸次成為豐富而立體的傳奇。

編劇、導演田沁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弘一法師是中國近代著名藝術家、教育家，也是廣為人知的佛學大師。他出身顯貴，少年多才飽讀詩書亦混跡洋場，聲名顯赫也罕說紛紜。精通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與文學，但正是這樣一位大才子，卻揮掉紅塵遁入空門，成就了紅塵有印「李叔同」、出世之外映「弘一」的傳奇。此次要借助做話劇的機會，走進紅塵中的李叔同、佛門中的高僧弘一法師的雙面人生，引領觀眾去感悟和感知弘一法師的人生，既有領悟婆婆慈母的本目，又經歷感悟戒律之後的自由。

田沁鑫因此也將《聆聽弘一》定義為一部現代禪意作品，可謂是感受李叔同贈予的啟示。李叔同和弘一法師，在田沁鑫看來就像是兩個人。李叔同是民國時期的藝術天才，多情多思，敏感熱烈，弘一法師則自覺自律，具有近乎嚴苛的自我約束。田沁鑫在這部作品裡搭建的多重空間的碰撞或疊加，相比她的其它作品，更加靈動、自由、流暢。值得一提的是，該劇的聯合編劇亦是一名僧人——可一法師，其經歷和弘一法師也有些許相似之處，出家前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職業是演員，並娶妻生子，之後受李叔同先生的影響，揮別紅塵，成為終南山住山僧人。可一法師表示，普通人只看到弘一法師的身世，未能看到他內心的苦，其實並不能是一件壞事情，沒有苦可能不那麼容易覺醒。目前該劇正在內地上演，得到了諸多文娛界名人與觀眾的認同。這台看似沒有弘一法師具體形象的大戲，實則鮮明地脫離傳記類影視戲劇作品的窠臼，回歸一代藝術家，也是中國話劇開創者李叔同「愛與同情」的緣起。

敢觀舞台 文：關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關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穿越古典與當代 ——評《經典俄羅斯》與《松風》

兩年一度的新視野藝術節開幕的周末，我遊走在古典與現代樂舞之間：先是澳門國際音樂節的馬林斯基劇院樂團的音樂會，然後再觀看著名的德國編舞莎莎·華爾斯負責導演及編舞，日本作曲家細川俊夫作曲的新視野藝術節開幕節目《松風》。古典與當代，兩者共存而並不相悖。

周六晚上看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節目——由樂團總監、著名指揮格傑夫指揮的馬林斯基劇院樂團《經典俄羅斯》音樂會，曲目全是著名俄羅斯作曲家浦羅歌夫的名作，包括採用古典主義音樂風格寫成的「D大調第一交響曲」（《古典》），以及晚期作品「降B大調第五交響曲」，但最牽動我的是由芭蕾舞劇《羅蜜歐與朱麗葉》而來的兩套管弦樂組曲選段。樂團細緻的演繹，浦羅歌夫動人的旋律令人無法不想起看過的舞劇情景，無形的音樂成功為觀眾喚回有形的動作。能夠成為經典，自有其因。浦羅歌夫以古典風格創作，而由當代音樂與舞蹈頂尖人物合作的《松風》，則是由日本傳統能劇出發，以現代藝術語言去演繹能劇內蘊的元素。這個新視野藝術節的開幕演出，因颯風關係取消了首場演出而令我差點錯過，幸好藝術節於星期日下午補回一場，才有機會看到這齣亞洲首演，以能劇同名作品為藍本的《歌劇舞踏》。莎莎·華爾斯近年創作了多部大製作，其中不少都與歌劇跨界。但這些作品一直無緣在港演

出，因此這次是個難得的機會，看她如何處理舞蹈與歌唱間的關係。而《松風》的音樂和舞台裝置，都十分出色，舞蹈編排也有有趣的地方。最叫我印象深刻的，則是她如何可以讓兩位歌唱家倒吊半空，或被入抱起不停地轉，歌喉依然保持水準（年初香港藝術節節目，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的《人的安魂曲》中，她已示範了如何令歌唱家又唱又跳的功力）。

《松風》主要角色只有四個：採鹽姐妹松風及村雨，漁夫及僧人，分別由歌唱家擔演，而兩姐妹的愛人行，則由帶了面具的舞者演繹。故事講述路過海邊的僧人碰上漁夫，後者告訴他數百年前一對採鹽姐妹的凄美故事後，為她們超度，其後僧人在夢中與兩位幽靈相遇，聽她們親訴不幸遭遇。

演出為五幕連序幕歌劇，細川俊夫以西洋樂器奏出了東方能劇音樂的神韻，散發着哀怨動人的氣息，充分展現了兩位女子的內心悽苦，以及至死仍不得安寧的感覺，而人心的悸動與風聲、雨聲及浪聲等大自然聲音，牽引着故事情節。那如蠶繭般的黑網，也很具象地呈現了兩幽靈生死未舒的心中鬱結。而下半部的屋架，則象徵了兩人內心的空洞。

舞蹈與歌唱的比重相近，雖然舞蹈動作沒有多少的能劇元素，而且與歌唱部分有時有割裂的情



《松風》香港演出劇照。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況，但舞蹈依然流暢與多變，顯示了導演的舞蹈背景和功力，無論在獨舞、雙人舞或群舞的編排，都十分清脆及明確，舞者與歌唱家互動的部分，也相當有心思。那懸吊在半空的舞者/歌唱家，在黑網上起舞的舞者，呈現了靈魂無重飄浮的感覺。最厲害是令兩位歌唱家既歌且舞，而沒有把歌唱的水平犧牲掉，兩位歌手中，尤以演松風的半田美和子更為出色，即使被橫抱轉圈都能保持歌唱的水準。相比之下，主要是站着唱的，演僧人的德格拉斯·威廉斯就較為遜色。舞者中則以演行平的為佳，與兩位女主角的雙人舞或三人舞，都滿有感情。

全劇的高潮在松風誤把松樹認作行平，情緒逐漸失控至最後達至瘋狂地步，還感染了村雨。音樂、歌聲和舞蹈混在一起，讓她的癡迷傾瀉如注，到最後歸於寂滅。風聲再起，一枝枝的松針飄然而下，和着水聲，像淚，打在退回後台的舞者身上。這一段對情緒的掌握和節奏的處理都恰到好處，很能感染觀眾。

《松風》雖由能劇而來，但全然是一個以現代藝術語言創作而成的作品。